

卷四十六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四十六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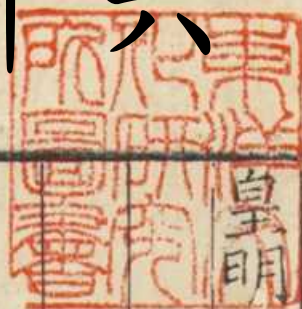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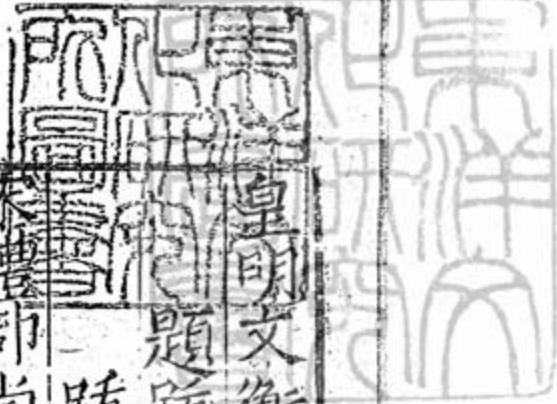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六

題跋

跋東坡尺牘後

趙沔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亦博洽之及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真往來其間軼何足以見之與吾陸子厚書所論甚高人之意適同噫內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



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粃糠土苴可至正己丑秋過倪氏縣川寓居敬書此于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所藏本其既從公傳寫復總其篇目如上始泐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而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黃公謂皇祖實錄文如女有正色又子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減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覩全集為憾至是迺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翱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間為史館修撰疏言既以武功定海內當革敝

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興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於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為韓公雖好士惟其有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已不同又嘗以書責裴賈公居相位道不行忍耻內愧不能引退其於師友及知己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怫鬱無所發面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抵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謚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參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仿竊著其為人大畧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為知言云

讀貨殖傳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言幾人臣橫歛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克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濫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

名顯天下宣曲任民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武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新觀言利之人認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相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

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子獨謂其書明白諄復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讀鄭虔傳

徐一夔

按鄭虔傳鄭相如告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瞿亂當汙偽官願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虔果陷賊中祿山署虔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市令事平議罪虔得減死論貶台州司戶夫為臣死忠理之常也虔以相如豫告故不受偽署不然則受之和讖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景文撰唐書叙事嚴簡而洮及符讖雜說非以為訓也以著虔之不知自守爾覽者無惑焉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予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嘆思禮至行人所不能及者陳氏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蚤世母夫人石氏誓不他天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子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謹暨弱冠石夫人與之議婚已而夫人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戚朋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之曰娶妻以為養也吾親既歿何以娶為親戚朋友据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卺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嗚呼遠則易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恒言孝衰於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思禮又嘗作堂為時饗之所顏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學

爲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鄂省參政陶公凡朝之大
夫士咸愛重之爲歌詠論著甚悉予因據學士所書孝事有
合於近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爲者表而出之云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古人爲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爲而作尔至慶曆蓋邑四十年
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
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爲然而邊將多
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
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
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
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凝用事于忌彥章功名廢於凝用故
與凝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其事於列彥

華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
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爲著畫像
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復其
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
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
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
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
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爲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爲徒
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則尤太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
之莽操梁雖倔起乘唐衰而取之親莽操尤當末滅且楊雄
嘗事莽矣苟或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
斜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爲妻爲之婦者何敢不

以爲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
季之世死節之臣爲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白于天下後
世無以爲人臣勸因著于篇

題唐仲友補傳

朱右

於辱世故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
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
守台時朱熹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飢抑姦拊弱初中
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
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乃設
詭計若爲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家乘問焉飛
言中仲友高文虎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爲
多於是朱子力擯劾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
謂仲友爲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策是或非朱子意歟春秋
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濂爲補此傳有旨哉

唐李泌傳贊

贊曰予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泌陸贄而
已泌自贊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
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體謀慮
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聿著述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
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
田國用日克邊鎮攝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辨太子寃則曰
天子以四海爲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
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
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其位豈信史哉因采舊

聞叅諸記錄別著必博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為後世鑑若
趣尚太清未免感於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跋宋平金露布文

梁寅

右平金露布文一通宋忠翊郎荆湖制置司屬官程君之所
撰也夫宋之平金義舉也故為露布者其理順其辭正而子
孫寶藏之者足以為忠義之勸或曰其時之士論以為富金
人之肆毒讐宜復也而不能復及與金和矣則讐不必復也
而反欲復之是烏得為義舉哉余以為不然夫和非義也後
反之則為義矣且宋之安危不係於金之和不和元既興則
與金和以拒元固危也不與和而助元以滅之亦危也其危
一也則寧徇於義故曰滅金義舉也程君名萬家饒之樂平
寶巖是父者君之五世孫椿字元齡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握奇
而推行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詳奇正
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
有奇正或以八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天地為旗風雲為旂
龍虎鳥蛇為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為定陣而配八卦之位
是皆未悟握奇之意者也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
旨趣故撰為衍義以示同志大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為
合風雲龍虎鳥蛇為分而曰天衡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
曰孔明所衍果出握奇分乎其言皆引而不發馬貴竊求其
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勢壘石不同握奇一隊
當壘石二隊如天衡重列在握奇則八隊在壘石則十六隊

地軸單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二隊以此而推曰天
衝地衝曰風曰雲無不脗合則孔明所推衍出於怪可必矣
天地風雲隊數既總為六十四矣則龍虎鳥蛇果何在哉蓋
天軸地衡定而不變此所以為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為虎天
地後衝變則為龍風變為蛇雲變為鳥此所以為奇也故陣
勢雖八其實為四經曰四為正四為奇曰天有衝地有前
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即曰總為八
陣及曰聽音望麻毛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為虎後衝為
蛇蟠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
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定而不變者為正動而有變者為
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側地軸自可當其半者意實在此
持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知孔明之推演則又曰

之意亦出於握奇亦明壘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
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跋山谷墨蹟

古黃文節公書韓昌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
按公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玉隆觀以嘗忤趙丞相挺
之為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作荊州承天觀塔記有
幸災謗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由鄂過洞庭潭衡
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至宜州已半載明
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呼公以六十之年橫至貶斥郡
守從而阨之至不容居關城中其困苦至矣然觀其政李資
深書有云子城僦舍上雨傍風無所蓋陣人將不堪其憂余
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

堪其憂邪公之樂天知命不以得失帶芥于中者如此故能以文墨自娛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以三錢市雞毛筆作字此紙亦果用鷄毛筆則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已公嘗自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三穆父無一言但云恐未見藏真真蹟耳余心竊不平及至黔中得藏真自序諦視數日恍然自洛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公書法自黔中以後即追踪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夫豈止於書哉第因其書想其人必有以繫百年之思耳

書唐李鄴侯傳後

謝肅

右唐李鄴侯傳二卷天台朱君伯賢之所脩也伯賢先君子約齋先生於元政漸弛將亂之際每令誦習鄴侯家傳此其

心之所存為何如然當世終不能用先生先生歿餘三十年板蕩極矣而君之袖簡猶存顧以其文漫誕間加筆削辭簡而義該使鄴侯輔唐中興勲業赫赫于目前者其以約齋之故也歟昔張魏公佐宋南渡猶諸葛忠武侯之相乎漢也盡瘁出師規復中原功雖不成而志則甚偉故其子敬夫為脩武侯傳焉今君汲汲焉以鄴侯之家傳是脩則亦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魏公行武侯之志者也約齋存鄴侯之心也然鄴侯之出也天未厭唐諸將効忠故其復兩京也易武侯之出也漢運既去羣雄角力故其還舊都也難非其才智不相及之謂也或曰跡魏公之行事固似武侯矣以約齋而視鄴侯曾何勲業之可並稱邪曰嘻是殆以隱顯而論天士者也亦安知約齋非方隱之鄴侯鄴侯非已顯之約齋乎故欲

知約齋之心者觀於鄴侯之傳則得矣而二傳之脩旨以子而寓乎其父經世之心志焉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題宋仲珩歸省卷後

張子真

予友宋仲珩執文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學博自少工書法侍太史於京師會建奉天殿禁中有詔徵書額時予備官儀曹即以仲珩名聞俾謹書之而尚書楊公以進既稱旨遂問其父子之賢已而仲珩被勅草古詩若干自上覽之稱譽有加焉

皇太子暨晉王亦知仲珩之能書時出雜篇章令寫之於戲以仲珩之妙年擅當代書之名上徹

天聽玉音之所獎予其為榮遇可謂千載一日猶保麟威鳳出際盛時莫不爭先快視榮名美爵祿見寵被于身蓋無疑

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歸自丘墓中朝士大夫咸賦詩送之前御史中丞劉公為序其篇端予既賦詩復書此卷末與之識別庶幾鄉邦俊彥有見者尚當以仲珩而加勉哉

書清宴閣讌記後

蘇伯衡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

朝獻柱頌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間出此記以栢示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父狃於宴安荒于盤樂嘗讌宰輔蔡京王黼等于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為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宴有讌而緣為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如此况中國之為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哉且寧夷辟西之邦而其文字侍從

之臣紀事陳義之善有若緣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內外遠近之聞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題鄭宣撫墓誌後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閣吏欲誦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奉_{會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諧之檜言其有政寇狀檜入其言_以王煦喚以爲不若

選一宗室有風力者世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甚相_與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於戡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平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况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徂伺於前後左右者只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獨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畧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陳子上書

於戡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_而以身_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

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
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
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
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
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論
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
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
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
其不幸也邪子上余友也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
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年
上理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
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

上直賢乎哉錢用壬傳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
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
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不忘不去所不能
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辱墳墓無主而
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
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亦無榮
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抑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
審也雖然向徵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
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
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地於戲復元真子上友哉 兀亦賢
矣哉

跋眉庵記後

高啓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沉夫女
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生眉宇而不及一鼻耳
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 雖無有
爲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
僕爲忠察察爲智安重而爲國之望者則以爲無用楊君亦
有感於是歟讀之爲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曰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蓬蒙
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
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侯君
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音其情辭
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

感慕也哉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七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水題於余余不知
 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寸言若維之事則
 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臣之義固嘗聞
 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隱之日而維官爲給
 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獨以能詩畫稱則未矣及
 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
 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
 退行藏之機決焉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
 汙畊稼漁樵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

